淡江時報 第 393 期

**我 在 密 西 西 比 河 畔 的 日 子 ─ ─ 維 諾 娜 留 學 記 遊　 ■ 劉 興 民 （ 英 文 四 ）**

**瀛苑副刊**

你 知 道 美 國 作 家 馬 克 ． 吐 溫 的 名 著 頑 童 歷 險 記 嗎 ？ 那 麼 書 中 的 主 角 湯 姆 這 個 超 級 頑 童 你 一 定 也 不 陌 生 。 但 你 是 否 曾 注 意 那 些 野 孩 子 終 日 嬉 戲 的 「 秘 密 基 地 」 呢 ？ 嗯 ， 對 了 ， 就 是 那 貫 穿 美 國 中 北 部 的 密 西 西 比 河 啦 ！ 從 來 沒 有 想 過 自 己 有 一 天 會 來 到 這 裡 ， 也 沒 想 到 與 他 毗 鄰 而 居 ， 彷 彿 自 己 化 身 成 書 中 的 人 物 湯 姆 ， 於 是 也 在 這 陌 生 的 國 度 展 開 了 我 的 歷 險 。 這 一 切 應 該 從 頭 說 起 … …

帶 著 一 顆 忐 忑 的 心 ， 我 們 這 一 行 人 在 暑 假 的 某 一 天 集 合 在 機 場 的 大 廳 。 身 為 此 次 學 生 團 團 長 的 我 ， 表 面 十 分 鎮 定 ， 其 實 內 心 比 誰 都 還 緊 張 。 畢 竟 要 踏 上 老 美 的 地 盤 這 還 是 頭 一 遭 。 而 且 此 次 出 去 除 了 代 表 淡 江 的 學 生 外 ， 也 是 打 著 臺 灣 來 的 名 號 ， 怎 麼 不 叫 人 謹 慎 小 心 呢 ？ 於 是 帶 著 親 友 的 叮 嚀 與 祝 福 ， 我 們 向 異 鄉 飛 去 。

經 歷 了 十 幾 個 小 時 的 飛 行 ， 當 飛 機 的 輪 胎 碰 觸 到 地 面 的 那 一 瞬 間 ， 我 突 然 有 了 美 夢 成 真 的 感 覺 ， 但 伴 隨 而 來 的 是 今 後 這 九 個 月 全 然 不 同 的 生 活 體 驗 ， 嗯 ， 真 是 既 期 待 又 怕 受 傷 害 啊 ！ 一 陣 忙 亂 出 了 海 關 後 ， 就 看 到 維 諾 娜 大 學 的 校 方 早 也 等 候 多 時 ， 於 是 一 陣 熱 情 的 擁 抱 及 寒 喧 後 ， 我 們 登 上 了 校 方 準 備 的 巴 士 ， 往 維 諾 娜 前 進 ， 巴 士 駛 出 了 市 區 沒 多 久 ， 在 公 路 上 ， 那 是 我 第 一 次 看 到 密 西 西 比 河 。 「 好 寬 的 河 面 啊 ！ 」 我 心 中 暗 自 驚 奇 著 。 那 時 還 是 初 秋 ， 氣 候 正 是 涼 爽 宜 人 ， 只 見 幾 許 遊 艇 在 河 面 穿 梭 ， 也 有 人 坐 在 小 船 上 垂 釣 ， 嗯 ， 真 是 悠 閒 的 生 活 啊 ！ 又 遠 望 河 對 岸 的 丘 陵 ， 顏 色 的 組 成 有 綠 、 有 青 、 有 黃 、 有 紅 ， 簡 直 就 和 風 景 月 台 上 的 一 模 一 樣 ， 好 美 喲 ！ 想 不 到 它 帶 給 我 的 第 一 印 象 竟 是 如 此 的 恬 靜 而 深 沉 ， 好 像 比 想 像 中 的 還 棒 呢 ！ 我 不 禁 問 起 「 河 邊 離 學 校 近 嗎 ？ 」 「 很 近 ， 步 行 只 要 五 分 鐘 呢 。 」 「 哇 ！ 」 這 樣 的 答 案 令 我 更 加 的 雀 躍 ， 像 個 孩 子 般 的 興 奮 。

幾 天 下 來 ， 生 理 時 鐘 回 復 正 常 ， 漸 漸 地 適 應 了 飲 食 與 作 息 ， 像 個 好 奇 寶 寶 ， 我 急 忙 地 探 索 這 個 民 風 淳 樸 的 鄉 下 小 鎮 。 雖 然 自 己 也 來 自 於 鄉 下 ， 可 是 這 兒 和 臺 灣 最 大 的 不 同 ， 就 是 這 異 地 廣 人 稀 ， 所 以 每 戶 房 子 都 有 綠 草 的 庭 院 環 繞 ， 並 少 有 圍 牆 籬 笆 ， 而 且 房 子 的 建 材 多 採 木 造 ， 更 妙 的 是 每 一 間 的 外 觀 造 型 都 不 太 一 樣 ， 彷 彿 置 身 童 話 世 界 一 般 。 臺 灣 的 廟 宇 之 多 是 「 尚 介 」 有 名 的 ， 然 而 這 裡 的 教 堂 也 不 少 ， 雖 無 雕 樑 畫 棟 ， 但 有 的 如 城 堡 般 的 氣 派 ， 形 成 強 烈 的 對 比 。 明 尼 蘇 達 州 向 來 以 擁 有 「 萬 湖 」 著 名 ， 維 諾 娜 這 個 小 鎮 自 然 也 不 例 外 ， 與 鎮 同 名 的 大 湖 坐 落 於 學 校 的 南 邊 ， 步 行 只 需 數 分 鐘 。 平 靜 廣 闊 的 湖 面 不 時 有 水 鳥 優 遊 其 中 ， 狹 長 的 不 規 則 形 ， 若 是 以 步 行 沿 著 湖 邊 小 徑 走 ， 需 要 一 個 小 時 呢 ！ 可 見 其 數 大 之 美 。 站 在 湖 邊 休 憩 公 園 向 西 北 方 向 望 去 ， 在 群 山 層 裡 之 中 ， 有 一 巨 大 柱 狀 岩 石 屹 立 在 山 巔 ， 當 地 人 稱 之 為 「 Sugar Loaf」 ， 其 名 之 由 來 ， 無 不 與 老 美 嗜 吃 甜 食 脫 離 不 了 干 係 ， 不 過 另 外 有 一 則 淒 美 的 愛 情 故 事 穿 鑿 附 會 ， 至 於 是 否 屬 實 也 無 從 考 據 了 。

開 學 的 前 一 天 ， 校 內 的 一 個 類 似 團 契 的 社 團 邀 請 我 們 參 加 他 們 的 迎 新 營 火 會 ， 地 點 則 是 在 河 的 對 岸 。 沿 著 跨 河 大 橋 旁 的 小 路 往 下 走 ， 只 見 一 片 潔 淨 平 坦 的 沙 灘 ， 學 生 們 架 起 了 網 ， 打 起 沙 灘 排 球 ， 呼 的 一 聲 ， 一 個 飛 盤 從 我 頭 上 飛 過 ， 才 發 覺 自 己 正 闖 入 人 家 飛 盤 的 遊 戲 陣 中 呢 ！ 「 Sorry！ 」 我 急 忙 向 前 走 去 ， 環 顧 四 方 ， 每 個 人 都 是 打 赤 腳 哩 ， 只 有 我 們 幾 個 還 穿 著 鞋 子 有 點 遜 喔 ？ ！ 於 是 脫 去 鞋 子 赤 腳 踏 在 溫 暖 的 黃 沙 上 ， 彷 彿 此 時 才 真 正 地 和 大 自 然 有 了 最 親 密 的 接 觸 。 於 是 捲 起 了 褲 管 ， 也 顧 不 及 形 象 ， 像 個 野 孩 子 似 的 就 向 水 邊 跑 去 ， 當 我 把 雙 腳 浸 泡 在 冰 涼 的 河 水 中 ， 頓 時 心 中 有 股 莫 名 的 感 動 ， 看 著 潺 潺 流 動 的 河 水 ， 我 才 體 會 密 西 西 比 河 萬 年 來 的 孤 寂 ， 撫 慰 著 我 是 這 樣 一 顆 赤 子 的 心 啊 ！ 回 到 岸 邊 ， 剛 認 識 的 美 國 朋 友 馬 克 輕 拍 著 我 的 肩 膀 說 ： 「 Hei, Peter! Wanna go for a ride？ 」 我 心 中 一 陣 納 悶 ， 只 見 他 指 著 即 將 靠 岸 的 汽 艇 ， 我 才 恍 然 大 悟 ！ 登 上 小 艇 ， 架 船 的 阿 伯 吩 咐 我 們 穿 上 救 生 衣 ， 然 後 就 把 船 漸 漸 地 加 速 向 河 中 央 駛 去 ， 於 是 一 個 深 入 「 河 心 」 之 旅 就 在 眼 前 展 開 ； 神 秘 的 面 紗 下 ， 其 實 還 有 不 為 人 知 的 一 面 。 船 往 上 游 前 進 沒 多 久 ， 就 看 到 河 面 被 沙 洲 瓜 分 成 數 個 河 道 ， 而 沙 洲 有 大 有 小 ， 其 上 大 多 生 長 著 茂 密 的 樹 木 ， 另 外 在 一 片 廣 大 的 沙 洲 上 有 許 多 船 屋 沿 河 而 築 ， 據 馬 克 的 解 釋 ， 因 為 早 年 美 國 仍 有 許 多 貧 戶 買 不 起 房 子 ， 所 以 只 好 與 水 爭 地 ， 而 現 今 大 多 成 為 漁 獵 季 節 的 休 憩 場 所 了 。 由 於 再 往 前 水 勢 較 為 湍 急 ， 於 是 便 折 返 向 原 出 發 點 駛 回 ， 雖 然 十 幾 分 鐘 的 「 探 險 」 未 能 一 窺 其 全 貌 ， 但 也 令 我 這 個 朝 聖 者 有 了 完 全 不 同 的 體 驗 ， 和 這 個 即 將 朝 夕 相 處 的 河 ， 一 見 鍾 情 。

開 學 之 後 ， 便 是 一 連 串 忙 碌 生 活 的 開 始 ， 特 別 是 在 課 業 上 ， 需 要 下 很 大 的 工 夫 。 由 於 所 修 習 的 課 程 幾 乎 都 是 和 當 地 的 學 生 一 起 ， 而 教 授 們 並 不 會 因 為 我 們 是 從 臺 灣 來 的 而 有 所 優 待 ， 皆 一 視 同 仁 ， 也 就 是 說 在 他 們 的 眼 中 ， 我 們 的 程 度 應 該 是 很 不 錯 的 ， 所 以 往 往 一 些 課 前 需 要 準 備 的 文 章 、 作 業 ， 對 當 地 美 國 學 生 可 能 是 輕 而 易 舉 ， 而 對 我 們 這 些 「 非 本 地 人 」 來 說 ， 常 常 得 花 數 小 時 ， 甚 至 熬 夜 才 K的 完 ， 其 份 量 之 多 幾 乎 是 等 於 淡 江 一 學 年 的 量 ， 並 不 誇 張 。 因 此 週 一 至 週 五 你 看 不 到 一 個 中 國 學 生 在 外 遊 蕩 ， 只 有 六 、 日 我 們 方 能 喘 一 口 氣 。 不 過 這 種 情 況 到 第 二 學 期 已 有 明 顯 改 善 。 （ 美 國 採 quarter制 ， 共 有 三 學 期 。 ）

在 一 個 指 導 教 授 的 介 紹 下 ， 我 認 識 了 一 個 延 畢 生 ， 名 叫 布 萊 恩 ， 那 當 時 他 只 剩 一 門 課 即 可 修 習 完 畢 ， 所 以 很 榮 幸 地 ， 我 陪 他 一 起 度 過 了 他 在 維 諾 娜 的 最 後 一 學 期 ， 這 個 緣 分 也 讓 他 成 為 我 至 今 仍 在 聯 絡 的 好 朋 友 。 那 時 我 們 無 話 不 談 ， 他 的 幽 默 風 趣 令 我 印 象 深 刻 ， 他 的 熱 情 好 客 也 讓 我 備 覺 溫 暖 ， 相 較 大 多 數 老 美 的 冷 漠 ， 布 萊 恩 的 個 性 其 實 很 像 咱 們 中 國 人 呢 ！ 記 得 感 恩 節 時 ， 他 還 邀 我 一 起 去 他 外 婆 家 享 用 火 雞 大 餐 呢 ， 讓 我 這 個 異 鄉 遊 子 暫 時 忘 卻 了 思 鄉 之 苦 。 每 每 想 起 ， 心 中 總 是 有 許 多 的 感 念 。

就 當 秋 季 正 要 結 束 前 的 一 個 週 末 ， 我 們 相 招 去 遊 河 ， 那 樣 一 個 風 和 日 麗 、 萬 里 無 雲 的 好 天 氣 ， 我 們 在 河 邊 碼 頭 登 上 了 遊 艇 維 諾 娜 公 主 號 ， 展 開 一 段 密 西 西 比 河 深 度 之 旅 。 哇 ， 乘 坐 這 種 普 通 豪 華 的 中 型 遊 艇 這 可 是 頭 一 遭 哩 ！ 隨 行 的 同 學 笑 我 老 土 。 「 那 你 呢 ？ 」 「 我 也 是 第 一 次 啊 ！ 」 我 對 他 嗤 之 以 鼻 。 當 遊 艇 以 相 當 的 速 度 向 上 游 行 駛 ， 兩 船 長 也 身 兼 解 說 員 以 麥 克 風 對 遊 客 們 一 一 介 紹 兩 岸 的 風 光 ， 我 們 也 伴 隨 著 他 略 帶 沙 啞 的 嗓 音 ， 沉 浸 在 「 河 光 山 色 」 的 綺 麗 美 景 下 。 此 時 一 列 火 車 沿 著 河 岸 鐵 路 向 下 游 開 ， 我 起 了 玩 心 打 算 來 數 一 數 它 的 節 數 ， 想 不 到 數 分 鐘 後 ， 它 竟 然 有 五 、 六 十 節 之 多 哪 ， 而 美 國 的 火 車 現 今 大 多 用 在 貨 物 運 輸 上 ， 載 客 的 火 車 由 於 空 運 的 發 達 ， 班 次 已 少 得 可 憐 了 。 突 然 我 看 見 許 多 遊 客 拿 起 準 備 好 的 望 遠 鏡 ， 原 來 已 經 有 幾 隻 老 鷹 在 空 中 盤 旋 ， 其 實 這 裡 河 之 旅 ， 也 是 賞 鷹 之 旅 呢 ！ 大 約 一 小 時 後 ， 遊 艇 來 到 了 五 號 水 壩 ， 因 為 河 床 的 落 差 ， 所 以 需 要 調 節 水 位 以 便 大 船 通 行 ， 於 是 我 們 也 經 歷 了 一 次 儲 水 與 放 水 的 步 驟 方 能 順 利 通 過 。 兩 個 多 小 時 的 遊 覽 最 後 在 與 船 員 的 合 照 下 結 束 了 ， 當 晚 ， 我 做 了 一 個 夢 ， 在 夢 中 ， 我 化 身 為 頑 童 歷 險 記 的 湯 姆 ， 在 沙 洲 上 和 夥 伴 們 盡 情 地 追 逐 ， 好 不 快 樂 。 曾 幾 何 時 ， 密 西 西 比 河 已 漸 漸 地 融 入 我 的 生 活 之 中 。

下 雪 了 ， 還 記 得 冬 天 的 第 一 場 雪 是 在 萬 聖 節 的 那 天 午 夜 ， 從 宿 舍 的 窗 戶 向 中 庭 望 去 ， 只 見 一 片 片 雪 白 從 空 中 緩 緩 落 下 ， 此 時 樹 梢 原 本 便 所 剩 無 幾 的 枯 葉 ， 更 是 蕩 然 無 存 了 。 沒 關 係 ， 我 想 這 一 切 都 將 披 上 一 件 雪 白 的 大 衣 罷 ！ 急 忙 地 將 早 就 準 備 許 久 的 雪 衣 、 手 套 、 帽 子 穿 戴 完 畢 ， 便 向 樓 下 狂 奔 ， 站 在 中 庭 ， 捧 著 雙 手 ， 讓 雪 在 我 的 掌 心 慢 慢 累 積 ， 再 撮 起 一 點 嚐 嚐 看 ， 向 臉 抹 去 ， 好 讓 我 深 刻 地 體 驗 大 自 然 的 神 奇 。 百 聞 不 如 一 見 ， 此 時 此 刻 得 到 了 最 佳 驗 證 。

人 在 異 地 難 免 孤 寂 ， 思 鄉 之 情 在 所 難 免 。 每 每 當 我 思 念 故 鄉 親 友 ， 我 總 會 一 人 獨 自 散 步 到 密 西 西 比 河 邊 ， 枯 坐 在 河 邊 的 大 石 頭 上 ， 看 著 潺 潺 流 動 的 河 水 ， 我 想 起 故 鄉 的 淡 水 河 ， 抬 頭 遠 望 跨 越 州 界 的 鐵 橋 ， 我 想 起 了 火 紅 色 的 關 渡 大 橋 ， 隨 手 拾 起 一 片 樹 葉 讓 它 隨 波 逐 流 ， 我 想 它 會 流 向 我 那 日 夜 思 念 的 地 方 吧 ！

再 漫 長 的 冬 季 也 有 結 束 的 一 天 ， 當 枝 頭 的 嫩 芽 從 積 雪 中 冒 了 出 來 ， 我 知 道 春 天 的 腳 步 近 了 。 令 我 驚 訝 的 是 才 不 過 短 短 的 數 天 ， 所 有 的 花 草 樹 木 彷 彿 將 積 壓 許 久 的 活 力 一 次 爆 發 了 出 來 ， 於 是 沒 多 久 ， 樹 葉 茂 盛 ， 野 花 也 開 得 特 別 美 ， 這 時 我 才 了 解 所 謂 的 四 季 分 明 在 臺 灣 是 很 難 體 會 的 啊 ！ 可 是 我 也 知 道 當 春 天 結 束 迎 接 盛 夏 之 時 ， 也 是 我 們 要 告 別 的 時 刻 。

河 水 緩 緩 地 流 動 著 ， 將 近 三 百 個 日 子 卻 轉 眼 就 過 ， 在 惜 別 的 Party上 ， 我 代 表 全 體 道 出 了 對 許 多 師 長 、 朋 友 們 的 感 謝 ， 這 將 是 一 生 中 一 段 美 好 的 回 憶 。 離 開 的 那 一 天 ， 許 多 人 來 為 我 們 送 行 ， 大 伙 兒 哭 紅 了 雙 眼 ， 登 上 了 前 往 機 場 的 巴 士 ， 沿 途 我 又 見 到 了 那 條 蜿 蜒 的 密 西 西 比 河 。 我 沉 默 不 語 ， 漸 漸 地 看 它 消 失 在 眼 前 ， 「 我 會 回 來 的 ， my friend！ 」 回 到 臺 灣 至 今 也 有 半 年 多 了 ， 每 當 我 回 家 經 過 淡 水 河 ， 總 會 想 起 那 條 曾 與 我 相 伴 的 密 西 西 比 河 ， 以 及 所 有 一 切 甜 美 的 回 憶 ， 我 想 夢 裡 也 會 笑 罷 ！